

蒙古时代

维吾尔人的社会生活

田卫疆 著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蒙古时代 维吾尔人的社会生活

田卫疆 著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7210/25/14

蒙古时代维吾尔人的社会生活

田卫疆 著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西虹路118号)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天祥印刷所印刷

850×1168 1/32 170千字

1995年11月第1版 199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2000

ISBN7—80547—364—1 K/·15 定价:9.80元

自序

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显然在于增进人类的利益

——(法)马可·布洛赫

这是部旨在研讨蒙古时代维吾尔族历史的专著,它由若干篇与此相关的论文连缀而成,是作者近年来从事蒙元时期维吾尔族历史文化研究成果的结集。由于书中诸篇多与维吾尔族社会生活有关,故取书中一节题目为名。通谓作《蒙古时代维吾尔人的社会生活》。

众所周知,维吾尔族是中国境内一个有着极为久远历史的少数民族,魏晋隋唐时期典籍中的袁纥、回纥、回鹘等俱是其先民渊源,蒙元时期,汉文资料依其蒙古语读音,译称畏兀儿、畏吾儿,亦即同音异译。此外,同时代汉籍史书还有诸如曲先人(今库车)、斡端人(今和阗)、合迷里人(今哈密)等称呼,实际上皆可视作今天维吾尔族的祖先。在维吾尔族古代历史上,蒙古时代不谓不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①。若论古代维吾尔人对中国社会演化之作用影响,文化艺术嬗变之推进发展,恐中国历史上无那个朝代可与蒙古时代相比拟。一部二十四史,《元史》里收传的维吾尔人物数量之众,履历史迹叙述之详赡,不仅前所未见,而且令人惊叹不已。维吾尔人在蒙古时代社会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和令人瞩目的实践活动极大地促进和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使蒙古、元朝时期的社会

^① 本书中的蒙古时代概指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后至1368年元王朝覆没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

生活内容更加绚丽多彩,充满生机。

这部以蒙古时代维吾尔人的社会生活为研究重点的著作便是力图从更广阔的范围和更深入的层次上较为全面、系统地展现和揭示这一时期维吾尔人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动情况和生活内容。本书以历来为封建史学家不屑一顾的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为切口,不囿于风俗民情和奇闻佚事的一般叙述和描写,而是将笔触延伸到与此相关连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大环境中,从内部结构和外部条件两方面追溯和复原蒙古时代维吾尔人物质生活方式和精神生活方式的演变过程和原因,探索人们的经济生活与文化生活外在现象与内在规律,研究和透视人们的心理活动及其本质。

马克思曾在《马志尼和拿破仑》一文中写过这样一段名言:“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2卷450页)。但愿这部从名称和内容都同人们一往所看到的维吾尔族历史著作大相径庭的书稿能在这方面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假如它能够为这一领域中更为优秀的成果的脱颖而出提供素材和资料,起到一些参考借鉴作用,著者也就心满意足了。

本书出版得到新疆社会科学院及历史研究所领导和同仁的热情鼓励和支持,薛宗正研究员、阿布来提·努尔东副编审曾认真审阅书稿,提出不少建设性意见。封面的吐鲁番交河故城遗址照片系刘玉生先生惠赠。此外,为使此书尽快出版,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的许建英编辑出力甚多。对上述支持和帮助,谨在此深表衷心的感谢。

田卫疆

1995年4月

目 录

自 序

第一章 地理人文环境 (1)

第一节 蒙古时期新疆交通路线考述 (1)

一、“大河驿路”的大规模启用 (1)

二、北道之拓展 (6)

三、南道之维护 (10)

四、结语 (12)

第二节 元代新疆“站赤”研究 (13)

一、“站赤”系统的初建和臻于完善 (13)

二、“站赤”的职能和作用 (17)

三、“站赤”流弊分析 (21)

第三节 马可波罗书“欣斤塔刺思”地望考释 (23)

一、前人诸说评述 (23)

二、“欣斤塔刺思”即“曲先塔林” (25)

三、马可波罗书对曲先塔林社会经济状况的描述 (29)

第四节 蒙元时期新疆建置述论 (31)

一、大蒙古国时期的新疆军政建置 (31)

二、元朝前期在天山南北各地设立的军政机构 (34)

三、元朝后期新疆建置的日益军事化特征 (38)

四、设在元大都的几个与新疆事务有关的军政机构 (42)

第二章 社会政治生活 (45)

第一节 蒙元时期维吾尔族内迁及其原因初探 (45)

一、问题的提出 (45)

二、蒙古西征前后畏兀儿人第一次东迁浪潮 (46)

三、元朝建立前后:畏兀儿人第二次东迁浪潮	(49)
四、从永昌启程:畏兀儿人第三次东迁的特点	(51)
五、导致蒙古时期畏兀儿人内迁的主要原因	(53)
第二节 维吾尔人与元代政治	(56)
一、参加大蒙古国统一全国的战争	(56)
二、平定叛乱、维护统一	(61)
三、积极参与元代社会政治生活	(64)
第三节 维吾尔族姓氏谱系研究	(68)
一、有关史料的释读	(69)
二、家世溯源	(72)
三、谱系索隐	(75)
四、“一门进科”“中州著姓”	(81)
五、余言	(85)
第三章 经济活动	(88)
第一节 试探维吾尔族对元代社会经济的贡献	(88)
一、保护人口、推进各项经济法令的制定和实施	(88)
二、积极推动元代农业生产的规复和发展	(93)
三、能工巧匠和理财能手	(95)
第二节 元代吐鲁番葡萄酒的酿造工艺以及消费状况	(101)
一、推动元代吐鲁番酿酒业发展的几个要素	(101)
二、吐鲁番葡萄酒酿造工艺及其东传	(103)
三、元代吐鲁番地区葡萄酒的消费状况	(106)
第四章 文化与风俗民情	(111)
第一节 维吾尔族与元代中华文化的发展	(111)
一、语言文字和翻译	(111)
二、文学、诗词	(119)
三、史书编撰、书法、绘画、音乐	(127)
四、结语	(131)

第二节 蒙古时代维吾尔人的社会生活	(132)
一、物质生产方式	(133)
二、物质生活方式	(139)
三、精神生活方式	(149)
第三节 试探古代回鹘人的树木崇拜	(166)
一、回鹘人最早的部落图腾是树木	(167)
二、树图腾与回鹘人的社会生活环境相关	(171)
三、回鹘人狼图腾文化与树木崇拜的关系	(175)
第四节 《元典章》中有关维吾尔人丧事体例诠释	(177)
一、《畏吾儿丧事体例》内容及颁布年代	(178)
二、元代畏兀儿人丧葬习俗及其变化	(181)
三、《体例》颁布原因之追溯	(185)
附录 元人文集维吾尔人物资料索引	(187)

数字图书馆
PDG

第一章 地理人文环境

第一节 蒙古时期新疆交通路线考述

蒙古汗国及元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又一个空前统一、强盛的时期,考元代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元史·地理志序》),时统辖地域范围之辽阔,远非汉唐盛世所能比拟。更有那“星罗棋布、脉络相通、朝令夕至、声闻毕达”的驿传制度所构成的以蒙古大都为中心的稠密的交通网,使元朝与周邻各地间的交往联系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新疆,位于丝路要冲,自古以来就同内地中央王朝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蒙古汗国、元朝时期发生的许多重大政治、军事活动都与之相关。这一时期天山南北各地交通路线之拓展和变化更是别开生面,于后世影响殊巨,是新疆交通发展史上重要一页,

一、“大河驿路”的大规模启用

蒙古统治新疆初期,特别是1219年成吉思汗举兵西征前后,由于自然环境和政治方面的因素,西汉时期就已畅通的丝路南、北、中交通路线还未启用,新疆当地人们以及蒙古征战穿越的路线是较之“北道”还北的另外一条交通路线。这条路线辟之很早,是古代草原游牧民族转场迁徙时常行走的路线之一,有人称它为“草原路”,这自然是后人的称呼。本文这里使用一个蒙古时期流行于汉籍史书里的称呼——“大河驿路”。

所谓“大河驿路”即金山(今阿尔泰山)南大河(乌伦古河)驿

路,其路程大致从蒙古东部启程,向西穿过蒙古草原,再沿金山(今阿尔泰山)南麓向西,从今蒙古西部的科布多向西南进入今阿勒泰地区后,分东西两路南下;东路由北塔山进入准噶尔盆地,傍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南入奇台、吉木萨尔等地,并入汉、唐之际的“北道”;西路则沿阿尔泰山西南行,过赛里木湖,经今乌——伊公路中间的果子沟,抵天山北部重镇伊犁,进而与历史上的“北道”相合。

这条交通路线,有史书言,成吉思汗西征时,“三太子(指成吉思汗三子窝阔台)出军,始辟其道”^①。实则不然,自汉唐以降,此道可能已经通行,虽然现在还缺乏详细的文献资料记述,但从当时不同时期游牧民族迁徙的路线分析,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即便是退一步讲,我们也有资料证明,窝阔台西行之前,此道已有人涉足。例如:1209年,高昌畏兀儿亦都护巴而术阿而忒的斤在位时期,漠北草原地区的蔑儿乞惕部为成吉思汗部属击败,其残部“从也儿的石河岸上逃走了。他们来到畏兀儿地区,派了一个名叫额不干(《圣武亲征录》作“别干”)的使者去见亦都护,亦都护杀掉了这个使者。为此他们与〔畏兀儿人〕在名为檐河的河谷里作战,〔战败后〕逃跑了”^②。这里的也儿的石河即今额尔齐斯河,“檐河”同时代史书又作“崙河”,是今额尔齐斯河的一条支流。蔑儿乞惕残部从漠北至高昌(吐鲁番)的路线显然走的就是这条“大河驿路”。又两年后,高昌畏兀儿亦都护以西辽派往其地的镇守官“骄恣用权,奢淫自奉,”遂击杀之,投附蒙古。波斯史籍《史集》记道,1211年,高昌畏兀儿亦都护受令到怯绿涟河(今克鲁伦河)畔的蒙古汗帐进献礼物,以示归顺。因当时河西一带路阻,亦都护一行所走路线只能是这条“大河驿路”。是年同时前往蒙古汗廷朝觐的还有哈刺鲁阿普兰汗(一译“阿尔思兰汗”,意为“狮子汗”)。根据文献资料记述,蒙元时期哈

① 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63页,侯仁之审校本,中国旅游出版社,1988年。

② 拉施特:《史集》中译本第1卷第2分册,212页,225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

刺鲁人活动的地域是在巴尔喀什湖以东的海押立、伊犁河流域的阿力麻里及邻近的普刺(今博尔塔拉地)^①。显而易见,哈刺鲁部首领朝觐之路线当必是从伊犁诸地出发,过阿尔泰山和乌伦古河,顺额尔齐斯河东行,抵达位于怯绿涟河畔的蒙古汗廷。此外,1214年,蒙古将领哲别受其主之命,“攻乃蛮克之,斩其主曲出律,哲别命曷思麦里持屈出律首往询其地,若可失哈尔(今喀什噶尔)、押儿牵(今莎车)诸城,皆望风降服”^②。此次远征,导致天山南北各地俱归蒙古,其意义至为重大。考蒙古军南行路线,显然也是从额尔齐斯河南下,因为最先被灭的乃蛮部,时游牧地区“亦是以阿尔泰山为中心,西至也儿的石河,北与吉尔吉思界相接,南部包有今黑额尔齐斯河和乌伦古河,隔沙漠与畏兀儿为邻”^③。更有《元史》详记了蒙古南征之路线:“(郭德海)从先锋拓柏(哲别异音)西征,渡乞则里八海(今乌伦古河),攻铁山,衣帟与敌军不相辨,乃焚蒿为号,烟焰漫野”^④,这条资料是对“大河驿路”之开通早于蒙古西征之前的有力旁证。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得承认,“大河驿路”的真正畅行和大规模被启用还是始于成吉思汗西征。从地理环境上说,“大河驿路”沿途尽管河流密布,牧草丰盛,但是高山林立,气候恶劣,自然条件并不很佳,在这种环境下,交通道路之开辟非特殊事件或大规模军事活动方得以实现。“大河驿路”便是以蒙古西征为契机,在蒙古统治西域初期及其以后发挥了重要作用。

蒙古统治西域时期,从“大河驿路”南下,有东西两道遥相呼应,并且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以下分述之:

① 陈高华:《元代的哈刺鲁人》——《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

②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中译本上册,75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元史》卷165《恭公直传》。

③ 拉施特:《史集》中译本第1卷第2分册,224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上册,32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④ 《元史》卷149《郭德海传》。

根据资料所记,1219年,因西域花剌子模王掠杀蒙古前往该地做买卖的商人,由此导致成吉思汗西征之役。据曾扈从西征的契丹人耶律楚材《西游录》记载,“明年(1219年),大举西伐,道过金山,时方盛夏,冰凝雪积,斩冰为道^①。”《圣武亲征录》载,“乙卯(1219年),以西域杀商,集各将帅会议西域事,定军中章程。庚辰(1220年),上至也儿的石河住夏。秋,进兵,所过城皆克”^②。又《元史·哈喇亦哈赤北鲁传》云:“(哈喇亦哈赤北鲁)从帝西征,至别失八里东独山(今木垒县)。见城空无人,帝问,此何城也,对曰,独山城,往岁大饥,民皆流移之它所^③。由上所引诸资料可知,成吉思汗率军西征,所行路线亦是在逾阿尔泰山后,过额尔齐斯河,渡乌伦古河,沿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东缘南下,经今富蕴、二台、将军庙、奇台而至吉木萨尔,由此汇合“北道”而西去。两年后,同弟子奉成吉思汗诏书西行的中原道教首领邱处机走的也是这条路线,后经其弟子李志常整理而成的《长春真人西游记》曾这样记道:“西南约行三日,复东南过大山,经大峡中。秋日,抵金山(阿尔泰山)东北。少驻,复南行,其山高大,深谷长坂,车不可行,三太子出军,始辟其路。”这里所记,与前引耶律楚材书所谓“冰凝雪积,斩冰为道”想必是同一回事,此“斩冰为道”者系窝阔台所为也。越阿尔泰山后,过白骨甸,即今准噶尔盆地东侧的博尔腾戈壁滩。经百余里大沙陀(今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便抵达天山脚下。“抵阴山(天山)后,回纥郊迎,至小城北,酋长设葡萄酒及名果、大饼、浑葱。……翌日,沿川西行,历二小城,皆有居人,……西即鳖思马(别失八里)大城,王官、士庶、僧、道数百,具威仪远迎”^④。至此,邱处机一行西行路线

① 耶律楚材:《西游录》,向达点校本1页,中华书局,1981年。

② 《圣武亲征录》(王静安先生遗书本)。

③ 《元史》卷124《哈喇亦哈赤北鲁传》。

④ 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上卷,73页,侯仁之审校本,中国旅游出版社,1988年。

便同历史上的“北道”汇合一起。1254—1255年,亚美尼亚国王海屯离开蒙哥汗廷后,由北迄南,走的也是这条路线,其行记云:“离开蒙哥,在30天内抵达胡木升吉儿(《元史》称作‘横相乙儿’,今乌伦古河上游某地),然后,到达别儿八里(‘独山’之意,即《元史·哈喇亦哈赤北鲁传》中的‘独山城’,今木垒),又至别失八里”^①,以此向东行,则同“北道”相合。这条自额尔齐斯河南行,傍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东部行抵别失八里的交通路线开辟较早,上所引1214年蒙古将领哲别率部南下攻伐乃蛮,后又荡平西辽占据的天山南部各地时走的路线或是此道,因为数年后充任邱处机西行向导的蒙古将领田镇海在路经白骨甸时就这样对长春真人说:“前不久,乃蛮的主力就在这儿覆没^②。”以此直到成吉思汗西征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此道在联络漠北草原同西域的关系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蒙古统治初期,从蒙古草原南下,过阿尔泰山后,通向西域、中亚各地的交通路线,除上面所述那条道路外,另外还有一条通道,即从阿尔泰山南麓沿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西部行进,溯乌伦古河至布伦托海,再西经今和布克赛尔、额敏,西南至博乐与去伊犁的北道相接^③。在史书文献中,曾经行此道并且记述较为详细准确的是常德的《西使记》,1259年,常德奉蒙哥汗之命西觐旭烈兀,1263年归国,文人刘郁据其所叙录其记行,记曰:“行三百里,地渐下。有河阔数里,曰昏木犂(今额尔齐斯河),夏涨以舟楫济。数日过龙骨河(今乌伦古河)西北行,与别失八里南北相直。……河西潴为海,约千余里,曰乞则里八寺(今乌伦古湖)。多鱼,可食,有碾碄,亦以水激之。行渐西,有城曰业瞞(一称叶密里,今额敏)。又西南行,过孛罗城(今博尔塔拉)。所种皆麦稻。山多柏不能株,络石而长,城居

① 《海屯行记》中译本14页,中华书局,1981年。

② 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上卷,67页,侯仁之审校本,中国旅游出版社,1988年。

③ 陈戈:《新疆古代交通路线综述》——《新疆文物》1990年第3期。

肆圉交错,土屋窗户皆琉璃。城北有海,……西南行二十里,有关,曰铁木儿忒察,守关者皆汉民,关径崎岖似栈道。出关,至阿里麻里城^①。由此再西行到中亚各地。另据记载,13世纪50年代欧洲传教士鲁不鲁乞出使蒙古汗廷时,在离开伏尔加河畔的拔都汗廷后,也是经此道行抵漠北的蒙古汗廷的^②。这条通道即使是在后来传统的“北道”频繁地使用之后,依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特别是蒙古西北宗王叛乱时期,随着阿力麻里成为当时蒙古汗廷平叛的军事要地,此道更是成为调动军队、后勤供给的重要通道。

从上所述不难看出,蒙古统治初期,由于甘肃河西地区时还处在西夏控制之下,并且蒙古统治中心也置设在漠北草原地区,所以,这一时期,逾阿尔泰山后,分东西两道,沿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下之路,便自然成为当时联结蒙古统治中心同西域、乃至中亚各地政治、经济、文化交往和联系的主要通道。

二、北道之拓展

成吉思汗西征以后,特别是随着忽必烈统一中国,蒙古汗国与西域、中亚诸地的交往联系日益密切,交通道路更为畅达。这一时期新疆境内交通路线最大的变化就是传统的丝路“北道”受到重视,并且得到进一步拓展。

“丝路北道”,由哈密向西伸展,横亘在天山北麓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之间,中间途经吉木萨尔、阜康、昌吉、呼图壁、玛纳斯、乌苏、精河,终至伊犁,由此通往中亚各地。今乌—伊公路实际上便是沿用这条古道。“北道”形成很早,《后汉书·西域传》所记,“车师(今吐鲁番)后部西通乌孙”盖此道之最早记载。而其名称之形成和

① 刘郁,《西游记》,(王恽《秋涧集》卷94)。

② 《鲁不鲁乞东游记》,道森编:《出使中国记》中译本152—16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流行则在魏晋时期。《隋书·裴矩传》载：“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林国。”在后来的《新唐书·地理志》中，更是对此道沿途所经地方作了详尽记载。蒙古统治西域初期，虽然由哈密至吉木萨尔以东道路暂时未通，但是，从吉木萨尔到伊犁一线不仅交通畅达，而且较之以前有了很大发展。

根据文献资料记述，成吉思汗西征路线，在历独山城行抵别失八里后，其西行道路即是“北道”，耶律楚材《西游录》记曰：“既过瀚海军（唐曾在别失八里地置瀚海军）千余里，有不刺城（今博尔塔拉）附庸之邑三五，不刺之南有阴山，东西千里，南北二百里。其山顶有圆池（今赛里木湖），周围七八十里许。既过圆池，南下皆林檎木，树荫翳翳，不露日色。既出阴山，有阿里马城（阿力麻里），西人曰林檎曰阿里马，附郭皆林檎园囿，由此名焉”^①。长春真人邱处机在抵达别失八里后，也是经此道西到中亚的，其行纪道：“西即鳖思马大城，……向西三百余里，有县曰轮台，……又历二城，重九日，至回纥昌八刺城（今昌吉）……，并阴山（天山）而西，约十程，又度沙场，……南际阴山之麓，逾沙又五日，宿阴山北，诘朝南行，长坂七八十里，……晨起，西南行，约二十里，忽有池，方圆凡二百里，雪峰环之，倒影池中，师名之曰天池（今赛里木湖），沿池正南下，右峰峦峭拔，松桦阴森，高逾千尺，自巅及麓，何啻万株，众流入峡，奔腾汹涌，曲折弯环，可六七十里。二太子扈从西征，始凿石理道，刊木为四十八桥，桥可并车。……翌日方出，入东西大川，水草盈秀，天气似春，稍有桑枣，次及一程。九月二十七日，至阿里马城”^②。13世纪中叶海屯由漠北蒙哥汗廷沿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东缘行抵别失八里后，“他们从该地（别失八里）到达阿儿里黑（一说即唐代之耶勒，今乌鲁木齐100公里处）、曲鲁格（俱六，今阜康）、彰八里（今昌

① 耶律楚材：《西游录》，向达校点本2页，中华书局，1981年。

② 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上卷，76页，侯仁之审校本，中国旅游出版社，1988年。

吉)、古塔巴(今呼图壁)。……[他们进]入额果波鲁(今乌苏境内)和丁柯八里(今精河)、普刺(今博乐),经苏特库耳,即乳海(sut,突厥语‘乳’,kot‘湖’,今赛里木湖),他们抵达阿罗里(阿力麻里异写)和亦刺八里(今伊宁县境),渡过叫做亦刺速(今伊犁河)的河流……”^①。

据研究,从今精河向西,中经赛里木湖,出果子沟,至伊犁的这条通道在元以前还未畅通,唐之“北道”这段路径是由今精河西之沙山子向西南沿阿恰勒河入婆里科努山和科古琴之间的山峡,然后折西行,沿吉尔格浪河西南至伊宁市,再至霍城^②。因而,穿过果子沟这条通道只是在成吉思汗西征时,若《长春真人西游记》所言,是由二太子察合台开辟的,他在果子沟砍木架起48桥,终于使翻越这座大山成为可能,使原来“猿猱鸿鹄不敢过”的“千里阴山”,“四十八桥横雁行,胜游奇观真非常”^③。此道之通行不仅极大地便利了中原同西域以及中亚诸地的交通往来,而且也缩短了别失八里等地到达阿力麻里的路程和时间。所以,这条通道之开通是蒙古族对于新疆古代交通事业的一大贡献,这实际上是后来乌—伊公路的雏形,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蒙古时期“北道”别失八里以东迄甘肃河西路段的通行则是在成吉思汗西征以后。在此之前,中原大部分为金朝统治,而河西一带则是西夏的防区。成吉思汗1225年再度讨伐西夏。之后,西夏灭,河西地区尽归蒙古所属。与此同时,负责征讨金朝的蒙古“太师国王”木华黎及子孛鲁经数十年征战,收复了河北、山东、河南、陕西诸地,进而使这一带地区同河西诸地连成一片,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丝路北道的通行方有可能变为事实。1225年,耶律楚材随蒙古军西征东归之路,根据其所著《湛然居士文集》中所收诗文分析,

① 《海屯行记》中译本17—18页,中华书局,1981年。

② 陈戈:《新疆古代交通路线综述》——《新疆文物》1990年第3期。

③ 耶律楚材:《过阴山和人韵》,《湛然居士文集》卷21。

他是在过阿力马城,经不刺、轮台、高昌、哈密、肃州等地后回到蒙古汗廷的^①。另据元明善《雍古公神道碑铭》记载,1228年,蒙古雍古部人按竺迺“受命镇守删丹州(今山丹)”,遂“置驿张掖、酒泉,至玉(门)关,通道西域”^②。在开辟河西至别失八里等地交通过程中做出贡献的还有另一位名叫岳璘帖木儿的畏兀儿人。岳璘帖木儿早年随兄讹理伽普华到蒙古汗廷里充作人质。后就任皇子师傅,随成吉思汗西征,立功多受奖赏。逗留蒙古汗廷期间,曾一度回故居吐鲁番地区省亲,时所走路线“道出河西,所过榛莽,或时乏水,为之凿井置堠,使客相庆称便”^③。

由河西地区,经哈密、吐鲁番、吉木萨尔到今伊犁地区的丝路“北道”之兴盛和发达,则与蒙古中央政权平定西北宗王叛乱有关。蒙古宗王阿里不哥、海都、都哇叛乱时期,双方交战的中心地域多集中在阿力麻里、高昌和别失八里地区,平叛军队的转战迁徙,军需用品的运输供给大都经行此道,这样也就势必促进这条通道进一步拓展和完善。1261—1263年间耶律希亮至中原避难亦行此道,有关他经过西域诸地东行的记录一向被视作研究这一时期西域交通史的圭臬。根据其行纪记载,他最初经过甘州(今张掖)、肃州(今武威)、沙州(今敦煌)、伊州(今哈密)、北庭都护府(治在今吉木萨尔地)昌八里城,至马纳思河(今玛纳斯河),后抵达叶密里城(今额敏),乃定宗(贵由)潜邸汤沐之邑。后来东还之路程则经“苦先城(今库车)至哈刺火州(今吐鲁番),岩柳中(今鄯善)。经铁墩子(今齐克腾),宿伊州,涉大漠以还”^④。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时期,为了维护和加强这条平叛的交通要道,开始大量置设驿站,以保持线路的安全和通畅。至元十一年(1274),元朝中央政府始在别失八里

①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8。

② 元明善:《雍古公神道碑铭》。

③ 欧阳玄:《高昌偃氏家传》,《圭斋集》卷11,《元史》卷124《岳璘帖木儿传》。

④ 危素:《耶律希亮神道碑》,《危素续集》,(嘉业堂丛书本)。